



國史纂論

四

リ 4
4250
4



門伊4
號4250
卷10-4

國史纂論卷之四

長門 山縣禎 編

朱雀天皇天慶二年冬平將門反陷下野上野略武藏相摸建都下總猿島僭號稱新皇三年春正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討之官軍未至常陸掾平貞盛率兵偵將門之不意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共襲之將門倉黃出距大敗貞盛秀鄉乘勝攻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而斃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秀鄉以功叙從四位下貞盛叙從五位下初貞

國史纂論 卷之四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好昇 氏 贈

盛嘗詣吏部王名敦實會將門過其門從騎甚盛貞盛入謂王曰憾臣少從者不克殺凶豎遺他日國家患及忠文來討請朝率其家衆與秀鄉戮力攻之遂誅將門初將門之反秀鄉欲與之往候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髮不遑理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筯飯迸落污袴輒自拂拭秀鄉大失望以為輕躁無量不足濟大事遂從貞盛共討將門門又亂下理士理初定頑曰貞盛秀鄉共討將門而有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其心則有黑白之

分矣貞盛察將門有覬覦之心欲誅之以除害之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虛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鄉則初欲與將門之反及其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從貞盛是見勢以為進退者而非變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鄉亦必與之俱反是固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又曰余後讀東鑑則曰初將門之反秀鄉陽請為門客以候其動靜焉將門大喜髮不遑理匆卒出

見之秀鄉見其輕躁無量而知其必敗也。因討之而速成其功。果若所察也。則秀鄉亦非與叛者也。以其誅將門之功著於當時。傳於後世。與貞盛並稱。而無甲乙觀之。則東鑑之說亦或得其實歟。帝之為政。專尚寬仁。議者以為過寬。藤原忠平嘗從容言及之。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曰。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史論曰。暨乎帝世。長鯨短狐。東西煽亂。檀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溫厚。足以維持人心。

檀車
一曰。檀車。為車名也。

而反有烽燧之虞。天將生螫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綱紀而振頹俗乎。禎曰。臯陶稱舜德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君道尚寬固矣。然寬之失。或縱。於是亦不可不濟之。以嚴也。秦平之久。人情縱肆。庶事易廢弛焉。故易大有之九五曰。威如。吉。人君用威嚴。使人畏懼戒備。而後可以永保吉也。故子產亦曰。濟寬以猛。蓋人君為政。寬猛相濟。恩

威並施而後可以圖治於永久也。若寬之過而至縱肆則亦不可不戒矣。先是列朝相承寬仁為政人情狃安事漸縱肆殆將崩衰頽之機矣。當此時宜正綱紀嚴法制以振頽俗也。而帝專以寬仁為尚者恐非得時中者矣。

村上天皇天曆三年使大江朝綱橘直幹菅原文時大江維時等選古今詩命小野道風書之屏風巨勢公忠畫其像五年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為別當命

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等撰和歌集

天德四年春三月御清涼殿鬪歌謂之歌合禁中歌合始此

應和二年帝幸朱雀院召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帝嘗遊冷泉院以花光水上浮為題命菅原文時作序及乘輿將還漸成獻之帝使藤原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分影動唇之句帝大感賞再開盛宴以

漢水動風

國史纂言 卷之四
到天明。

禎曰。帝深好詩歌。常玩心於翰墨風月之間。搢紳承化。競事辭藻。詞藝之盛。前古莫及也。雖然。文過之弊。常易柔懦。上柔下慢。於是乎暴民作矣。及帝世。而皇居官府。連罹災輦。輦下盜賊橫行。數入禁內。放火宮闕。而莫之能制。時俗之柔懦。政事之寬縱。亦可想也。中古之盛治。雖以延喜天曆為稱首。然文柔之政。豈得無兆衰頹之機哉。大抵昇平之久。俗日趨文華。文華之弊。流衰弱。於是乎上

威衰而權下移。亂亡至矣。蓋亂亡之機。既兆盛治之時。其端固非一。有國家者。可不常恐懼脩省。制治於未亂。圖存於未亡耶。

天德元年春。設內宴。命群臣賦詩。帝作先成。頗自負。及管原文時詩成。帝以為絕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製固優。帝強問。文時曰。臣作實上。聖製一等。乃逃。帝益歎賞。

青山延于曰。帝王之學。本諸躬行。而措諸國家。此教化之所以行。而治道之所以盛也。後世帝王徒

事文辭之末技而脩身正心之學置而不講此教化之所以不行而治道之所以衰也 帝以英邁之資留意文學其施設亦有可觀者然其所好不

出於絺章繪句風雲月露之外至乃與文人才子競優劣較短長其累帝德也不亦大乎

是歲冬右少辨管原文時上封事其一請禁奢侈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製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

而襯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資傳曰上之所為人

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癩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餓與癩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

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其二請停賣官略曰量

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循若不量而授不擇

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

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為助國用於是功勞之

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孝

明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

館陶公主名昭也昭明不詳其語曰郎君官上列名

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
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
有賣官而敦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
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減正廉之
路漸開其三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略曰鴻
臚館者為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
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之或謂君恩薄或謂
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鬪
筆因茲詞人才士心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

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
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

藤井臧曰清行文時封事並以禁奢侈為第一策
而文時所說殊覺切實請停賣官論中引漢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之事曰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
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亦說得好至於請修
鴻臚館則為詞人文士謀者居多伊川先生曰古
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

之學不可以此觀之則文時請修鴻臚不如清行
請給大學生徒之食料也。二子之學異同可見。
永井定宗曰古之治國家者量入以為出故取之
有藝用之有節人君若驕侈不量出納之數取之
不以其道用之無節則財用常不足於是乎橫斂
暴賦方起細民饑寒至售妻鬻子矣故人主立政
之本在禁侈節用也宜哉文時之封事以禁奢侈
為第一策唯惜一帝之不能納用矣。

康保四年夏五月冷泉帝村上帝第二子即位九月立皇弟

守平親王村上帝第五子為皇太弟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
帝憂之欲立為平親王村上帝第三子為嗣然以其婚源氏
憚藤原氏而不果立及將崩謂左大臣藤原實賴曰
朕欲立為平然勢不得立卿意必在守平也至是實
賴遂接立之。

青山延子曰甚矣外戚之盛也為平村上之所
鍾愛而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
賴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圓融以帝之英明
尚為權威所掣肘况庸昏之主欲不為之所制豈

可得乎

禎曰藤原氏之意欲子為后孫為天子而躬為外祖以專威福世世以此意相承使天下之權柄全在其手矣天子不能少有所違拂束手而聽從而已然猶守名分未敢顯然逆其迹焉君子若誅其心則豈能免為逆節哉

安和元年詔以村上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

青山延于曰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

其私也故忌日廢朝徹樂所以重追遠慎終之意

也未聞以忌月廢朝者自孝謙帝以聖武帝

忌月廢端午節淳和帝又以太后忌月廢之

村上帝又以醍醐帝忌月廢重陽節帝又

廢端午節夫文武帝始置七節以為行禮講武

之日非若踏歌曲宴一時遊戲之比不宜以忌月

廢之而歷世因循不革此失禮之大者也

禎曰古者有忌日而無忌月其有忌月者出於後

世俗論也唐王方慶曰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

益無理據。蓋禮文之所不載，固不足取焉。而朝廷以此廢禮節，豈可乎。

冷泉帝在位三年。安和二年秋八月，傳位皇太弟。圓融帝至三條帝寬弘八年而崩，稱冷泉院。

禎曰：宇多帝以降，天子崩不上諡。冷泉帝以後，不復稱天皇，以院稱之，而名號輕。及藤原兼家號法興院，人臣院號亦始于此。至於後世，不復知院號之為尊，士庶混淆稱之也。夫天皇名號之尊，雖攝關公卿孰敢犯之，而况士庶乎。故名號正而

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君子不敢以名與器假人。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乎。今名號輕而下易僭踰，皇室衰替之漸，是亦足觀其一端矣。

藤原兼通與其弟兼家不協。兼通長女媼子為圓融帝，女御既而立為皇后。時兼家長女超子為上皇。冷泉女御又欲使次女詮子侍帝，兼通忿然曰：我女既為中宮，而彼又欲進其女乎。由是嫌隙滋甚。及超子生皇子，兼通益不悅。白帝曰：兼家奉院皇子，僥倖非冀，恐不利於陛下。宜先事擯斥之。右大臣藤原賴忠與

兼通善兼通欲薦之代己乃使左大臣源兼明解職以賴忠任之及病革門者通曰公第大將來扶起而待兼家過其門而不入直朝參兼通大怒力疾詣朝時兼家以為兼通已死欲速奏代之既在上前見兼通愕避兼通聲色甚惡乃奏曰臣今將終願一行除目請以賴忠為關白代兼通奪兼家官以從弟濟時代之奏畢便歸第而薨

史論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

忠為關白因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閑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搜囊中物此與唐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為群從子弟皆以榮達貴顯為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奔競之風傷化壞俗可勝浩歎哉

頑曰甚矣哉兼通兄弟之營私也終身之所汲汲唯不過貪一己之富貴權寵君臣之義親親之道蕩然掃地悲哉

漸則不使。帝至如斯之甚矣。惜哉朝廷之無諫臣也。

青山延于曰。英傑之主廣求讜言。務決壅蔽。故言路日開。賢才日進。昏庸之主聰明自恃。惡聞其過。故言路日塞。姦邪日進。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冷泉以後。皇室陵遲。政歸后族。天子唯垂拱仰成而已。自非英傑之主。不能剛決果斷。抑其權勢。而收其威柄。華山踐祚。初首求讜言。庶幾有為。然是時權戚伺間。逞其欺詐。剛明之主猶莫能為。况於

庸主乎。求言之詔。竟為文具。惜哉。

禎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厲精求治者多矣。及在位漸久。而情勝欲肆。漸生怠惰。是以克其終者鮮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其然乎。

寬和二年六月。帝遜位入華山寺。落髮為僧。初帝即位。藤原義懷以外舅之親。干預朝政。藤原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其子道兼探知其意。多方為計。會帝寵姬祗子亡。弘徽殿女御帝悼念不已。頗有厭棄塵累之心。道兼與僧嚴久開說佛經。勸去位。帝遂決意。夜與

道兼潛出宮時月色方明帝少猶豫道兼趣曰劍璽
 已奉東宮即一條帝其母事不可復止既而有雲翳
 月帝曰我願成乃至華山元慶寺義懷及藤原惟成
 追至披剃為僧道兼給帝曰暫歸辭父母乃去不來
 帝始悟為其所賣帝性有巧思宮室器翫創意出奇
 又好和歌親撰拾遺集

史論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圖富
 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
 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最

有甚焉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
 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留意書畫翫好未有不亡
 國敗家者也宋徽宗之好書畫元順帝之製作器
 翫初意出奇可謂才藝絕倫而至社稷顛覆國家
 為墟莫之悟也帝天資絕巧才調有餘而不知
 為姦邪所賣書曰翫物喪志蓋帝之捨身雖惑
 溺使然亦由喪志故也可不戒哉

永延二年攝政藤原兼家營二條京極第成大宴朝

臣東宮大進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

賴襄曰攝政兼家之落其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為宴集盛事夫賴光時為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虞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為務媮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

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

一條帝寬弘三年夏四月客星見南方五月修仁王百講於大極殿讀經大内七日四年夏六月有大流星七月修仁王會禳星變

青山延于曰災異者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古之明君莫不恐懼脩省以答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加修焉堯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大戊以桑穀而昌高宗以响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反諸己祈禳禱禮以冀苟免所以天變頻見而君

陰陰之象

德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丁寧告戒如此。而未嘗聞修省之事。但付諸釋氏之讀經而已。其侮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帝祚衰。寶劍沈而王室傾。陵夷之漸。職此之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
一條帝臨御日久。一時人才輩出。源經信。藤原公任。源俊賢。藤原行成。以才藝稱。世稱四納言。而當時閨

閣之秀。有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衛門。和泉式部。伊勢大輔之流。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之世。

禎曰。帝謂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蓋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觀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儷偶華縟。詩亦纖巧。絕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閨閣嫵媚之流。廁其間。一代文弱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為滋甚矣。而以得人才自負。豈帝王之所尚哉。

房杜 房玄齡 杜如晦
姚宋 姚崇 宋璟
建安七子 東漢獻帝時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劉楨
劉楨

後一條帝寬仁元年秋八月皇太子諱敦辭位立敦
 良親王弟為皇太弟初三條帝之禪位也關白道
 長欲立敦良為上儲貳三條帝不聽遂立敦明三條
 其立非道長之意及法皇三條崩在廷臣僚皆畏道
 長無起居東宮者東宮僚屬亦懷顧慮不敢供其職
 門庭寂然太子益不樂遂有遜位之志召道長子能
 信告以其意能信往告道長道長大喜即白太后傳
 詔允其所請賜號曰小一條院準上皇道長既令太
 子遜位欲慰安其心乃進女寬子以為其妃

青山延于曰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三條帝令
 遜其位以擁立其外孫後一又立敦明為之儲貳
 以悅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升遐陵土未乾又奪
 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陵替至是
 可勝歎哉

永承六年以源賴義為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討奧
 賊安部賴時奧人聞賴義威名望風懾服賴時亦不
 戰而降後賴時復叛賴義與之戰賴時中流矢而死
 其子貞任聚殘兵守河崎城先是賴義任滿以藤原

良經拜陸奧守以賊未平辭不赴任又以高階經重為守兵民不受其節度經重乃歸於是復命賴義鎮之以源齊賴為出羽守共討貞任齊賴遷延無討賊之心於是貞任益猖獗劫掠人民

禎曰當此時廷臣怯懦大率如此皇室何以復能振哉衰亂既極天下為武人之有勢不得不然矣唯賴義自其父祖以武名顯至是討奧賊而有功子孫亦能繼武功而不墜威名東國之士多委質為之臣僕者其後世強盛成天下之霸業亦有故

也夫

康平五年秋源賴義招致出羽首清原武則得兵萬餘進攻賊小松柵拔之貞任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困而出戰是我利也連戰破之乘勝衝其巢窟終斬貞任傳首京師詔叙賴義正四位下為伊豫守武則從五位下為鎮守府將軍賴義以餘黨未平猶留陸奧七年春以降虜至京師勅放之伊豫賴義請賞陸奧役將士有功者朝議久不決

賴襄曰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

而不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下之間痞痛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耻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後三條帝之在儲位也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日一拜非敢祈踐阼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賴襄曰 帝十歲為皇太弟三十五即位 在位五

年而崩藤原賴通嘆以為我邦之不幸信矣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 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即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 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為樂而以億兆為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

莊度憲宗元和十二年
彭義常後侍恩元
捨之後罷相文宗開成
三年年

氏之盤踞倔強。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也。嘗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嘆嗟如此。

後三條帝。延久元年。置記錄所。帝親聽政。帝性剛明。自在諸王時。每嘆臣強君弱。居東宮二十三年。好學。

脩德。究習國家故事。及即位。每抑藤氏之權。於是賴通。託老病。恒居宇治莊。教通雖在相位。備員而已。以源師房為右大臣。尋用大江匡房。二人皆稱賢才。帝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在位四年。以多病。讓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一。

史論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

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
 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
 之風。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禎曰。帝以剛明之資。在儲位年久。通習世故。及
 其即位。而斷然有志於一新舊習。可謂中興之時
 矣。而天不假之年。在位僅四年。以病讓位。尋崩。繼
 之以。白河鳥羽中興之業。不能遂矣。嗚呼。皇室
 之不振。非一日。其不復興。豈非天邪。
 白河帝深信佛教。自書金字大藏經。受法華經玄義

文句止觀法華經注疏

文句止觀等於僧某某。屢幸法勝寺。使千僧讀經。其
 慶金字大藏經。數遭雨停。帝怒。以為雨有罪。乃盛
 雨而下獄。時人謂之囚雨。凡帝終世。四幸高野。八幸
 熊野。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
 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
 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
 四萬六千六百餘基。嚴禁天下殺生。停式條所載諸
 國貢魚。雖殿上臺盤。如六齋日。屢事營造。國用凋喪。
 巖垣松苗曰。國亂則殺傷人命。不可勝計。其慘勝

今或解
 凡月八日公私結齋
 生禮人等 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廿三廿九日三十日

屠宰鳥獸萬萬。是故人君明明德於天下。仁義之澤及海之內外。則億兆臣民沐浴昇平之化。帝力於我。勝佛菩薩遠矣。若夫日舉之饌。味兼飛走。何足稱罪。在昔僧道昌對淳和上皇曰。庖宰之罪。帝王最甚。釋氏常誇其教廣大。然其所視多在微小耳。

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以爲立無上功。

德享無量福利。抑何昏惑也。至如其不悟佛之無靈。而以雨爲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蔽一至此。其慢天不亦大乎。

應德三年冬十一月。帝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讓位上尊號曰太上天皇。後雜髮嘉保二年稱法皇。帝剛斷。政自己出。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烈。然愛憎任意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竝任者。既遜位。猶在院中聽政。刑賞皆出其意。

賴襄曰。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某相所為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由己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也。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臨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也。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倣之。奪以予三歲之

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為此乎。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為之。是之謂以天位為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禎曰。白河帝遜位而聽政於院中。鳥羽倣之後。白河又倣之。於是紀綱大紊。是非顛倒。終失

天下之大權矣。蓋其始懲相門專權，欲收其權而不得其道者也。故古之明王，擇賢而任之，不敢自用。百官稱其職，垂拱而天下治矣。夫天下之廣，機務之夥，豈一人智慮之所能及哉？而欲必統之於己，固不可也。况愛憎任意，處置失當乎？宜哉時勢反覆，天下之大權一去其手而不能復收矣。

堀河帝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而遠民常踈而近民獨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天下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禎曰：大抵人主親近臣而踈遠臣，愛近民而遺遠民，其所日接不過左右近習，其所日聞唯是飲食宮室遊畋玩好之樂耳。天下之利害政事之得失，何以得聞知焉？是以聰明蔽塞而上下否隔，權臣專利而下民怨咨，國家之亂職之由也。以此觀之，帝之言可謂知為君之務矣。

一日宮女有白帝者，曰：所眾名職某貧窶，將遁。世帝為愍然，乃敕僧良真修臨時禱，曰：其修法日時，則他日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師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為

兵衛尉者。出功錢五萬匹。良真既任其人。入請修法。日時。帝曰。聞所衆某貧。不能立。朕不忍之。王者可私。久以財。不可以官也。宜以師意。私給功錢於某。如其祈禱。自有長日之修。良真感泣曰。吁。嗟。何大法秘法。過此功德。况良真之微力。何及百分之一。遂以功錢給之。

史論曰。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語莊公。以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為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衆某之貧窶。叡念所

卷之四手元傷
春同防仗武公勝戰曹劌
入見向何以戰公曰衣食所
安弗敢再也必以分人對
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鎮性也密綴也禮記玉
以象

及可謂鎮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

禎曰。堀河帝雖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上皇。則帝雖欲有為。而必不如意者矣。然大抵人主無學術。則不知為政之大體。故雖有恤民之志。亦多止於小惠耳。

鳥羽帝元永元年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為中宮。璋子大納言公實女。白河法皇取養於宮中。遂私焉。已而配帝。生崇德帝。帝以為非己子。以故不慈。

胚
一俗胚字錄林幼婦孕
一月也

青山延子曰。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惟薄
不修君德有闕遂使鳥羽帝不慈其子而崇
德帝不孝其父三綱墮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胚
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
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鳥羽上皇既遜位納關白忠實女有寵尊為皇后最
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尤見寵幸是為美福門院
生體仁上皇鍾愛之永治元年冬十二月崇德帝禪
位于皇太弟仁體帝雅無去位之志法皇鳥羽欲立美福

門院所生故速禪位帝以為詔書宜稱皇太子既而
稱皇太弟帝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帝奉書
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劔璽自是二宮不相協
禎曰崇德帝方富春秋未嘗有失德而遽奪之
位近衛帝生而三歲未足為天下之父母而立
為天子上皇實溺私愛而背父子之道忘社稷
之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國欲不亂得乎
久安六年冬十二月藤原忠通罷攝政為關白仁平
元年正月左大臣賴長內覽太政官文書賴長常與

國史纂言 卷之四
三

臺盤之重氏重器唯此長者得傳為恒例

兄忠通不相能兄弟相軋猜忌日甚其父忠實素愛賴長疏忠通遂奪其所授朱器臺盤以授賴長為氏長者至是又奪其職授賴長賴長博學多識常以經濟自許忠通工歌詩善書賴長非之曰是小技非經濟之學也及為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相通

栗山愿曰自藤氏之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為乖忤相家禍且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斂手白河鳥羽亦奉其遺

高子履通言五陸一勢俯惟也
前漢東私美雜陽愛人
子武帝時以心計困東
年十二為信中人六歲
東郭咸陽北僅三之若言
利事折秋在在年史本
又昭帝時謀反秋謀

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怕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而忠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軋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哉
禎曰學不本諸心身而徒談經濟非管商功利之術則桑弘羊王安石禍天下之流賴長經濟之學亦其類耳遂以亡其身可不戒乎
久壽二年秋七月近衛帝崩上皇崇德以為重仁親王

當承統重仁上皇第一子也衆亦屬意美福門院謂
 上皇呪詛近衛帝故不欲立重仁乃勸法皇鳥羽立雅
 仁親王鳥羽第四子帝關白忠通亦從德之雅仁登祚是為
 後白河帝時稱四宮微而無聞至是朝野愕然九月
 丁卯以皇子守仁後白河為親王即日立為皇太子
 守仁幼失恃為美福門院所鞠是以美福門院勸帝
 立之

栗山愿曰。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
 後白河帝於倫次為四子長於。近衛帝既十

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
 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
 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
 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決
 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從。德贊成。以阿
 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
 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
 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
 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

叙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讎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傳翼饑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覲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後白河帝保元元年秋七月鳥羽法皇崩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謂藤原賴長曰以古揆今孝德有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

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小子父子懷憂朝野失望朕欲乘此機舉大義公意何如賴長素諂事上皇是以贊成其事謀頗泄帝使下野守源義朝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鞫之時上皇召兵道路騷擾敕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衛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源季實平惟繁等于近畿諸路捕兵士齎甲入京者上皇潛入居白河宮賴長間行赴之帝告急美福門院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警衛禁內

禎曰。近衛。後白河之立。雖非。上皇意。然其父之所命。豈得違之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位。不義亦甚矣。如賴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隕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賴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而徼幸萬一耳。後白河之於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舉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速奉璽而上之。遜其位可也。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關白忠通輩。以與其弟賴長不相

能。欲因事誅滅之。是以幸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

上皇遣藤原教長。召源義朝。父前檢非違使。為義。為義辭曰。上以臣義家之後。為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且嚮禱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甲。夢為森風所飄。臣意甚惡之。教長曰。夢固難信。故曰。夢幻泡影。且身為武將。說感夢。拘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辭之。為義言屈。率子賴賢。賴仲。為成

青山延子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賴長用為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野。義平之言。固為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

禎曰。為朝義朝之所策。如出一律。一則從。一則違。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

借言也。語也。

略唯當委之於武將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陣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回之言。適足以貽姍於後世矣。

帝召義朝問策。對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帝喜。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歷階而昇殿。帝乃使義朝清盛乘夜攻白河宮。義朝乘風縱火。宮中騷擾。兵大敗。上皇出至如意山。賴長奔亡。中流矢而死。於是帝勅檢非違使焚上皇。

宮在三條賴長第及黨與十二家上皇薙髮至仁和

寺鳥丸覺性親王不內以狀聞帝遣式部丞源重成衛之

尋遷于讚岐

帝用信西謀定叛人流竄皆以為免死祝髮為僧者

多源為義平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也清盛

以為我殺之則義朝當殺父遂殺忠正義朝固巧宥

父死帝怒曰清盛已誅忠正義朝何辭誅為義義朝

遂使鎌田正清殺為義

永井定宗曰昔應神帝欲舍長子大鷦鷯而立

季子稚郎子帝崩兄弟相讓不登天位三年稚

郎子患之自殺於是大鷦鷯始即位仁德帝是

也古賢王重天倫如斯矣夫天下者重器也然較

之父子兄弟其輕如敝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今新院挾人欲之私不

顧父子兄弟之義先帝崩肌膚未寒以甲兵爭

寶祚當是時忠通與賴長兄弟相軋為義與義朝

父子相角清盛與忠正叔姪相攻暴亂如此神

武以降千八百餘年未嘗之有也自是而後至于

慶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臣子弑君父。嫡庶爭統。親親相殘者。不可勝計。本朝風俗之頹敗。教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栗山愿曰。臣之于君子。子之于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石碯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

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禎曰。詞華風流之弊既久。虛文盛而實德茂矣。信佛崇僧之弊既極。骨肉恩薄而彝倫廢矣。彝倫既廢。天下無復人道。爭亂相踵。不亦宜乎。

戊午斬家弘以下子弟黨與七十餘人。弘仁誅藤原仲成後三百四十餘年。不用死刑。至是廷議以為死刑久廢。不當行之。諒闇信西竊奏曰。非悉誅之。恐生後患。故子弟黨與一無赦宥。時以為淫刑。庚申詔遣左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發驗。賴長墓詔僧寬曉使

重仁親王剃髮癸亥。詔遠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以下十三人。

栗山愿曰。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上尊重名器。下砥厲廉耻。刑不上士大夫。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萎靡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慘酷。則厚薄仁暴。豈啻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子。人以為淫刑者。其言出於過厚之餘。亦可見也。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

刑名以名表實。齊君臣。崇上抑下也。以。從下。

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大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八月上皇抵讚岐松山。後徙志度鼓岡。窮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平治元年。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覺性及忠通為奏。請帝不許而還之。法皇怒曰。叔姪交兵。兄弟相仇。自古有之。朕為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為今生。而今且不許藏之。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為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剃髮剪

天象。釋氏有三乘。法門曰。大乘曰中乘。曰小乘。大乘者。言其甚。故與四念。無上。菩提。

爪衣舊褐戴長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長寬二年秋八月崩于志度

禎曰當上皇之舉事也帝既不能奉重遜其位焉不獲已而誅黨不義者亦君側之姦既除則已矣事平之後宜事上皇而盡親親之道猶嵯峨帝之於平城上皇也而處之流竄使上皇忿恚以崩亦何甚耶吾邦古者有以匪德廢天位者未聞流天子者况子弟之於父兄乎於是乎帝之罪將不容於天地間矣

冬十月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是歲敕五畿七道造大内白河帝以後大内圯壞朝儀廢缺至是信西用事奏帝修治之於是信西日夜計畫布算外聞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二年冬十月徙御焉

栗山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内先潰也故有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醜醜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

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
此而變生肘掖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國史纂論卷之四終

